

秧鸡不是鸡(上)



骨顶鸡



大山雀的博物旅行

“日湖水面上经常有一些黑色的小野鸭。”不止一个人跟我这么说过。

“那不是野鸭，是黑水鸡。”我说。

“鸡?! 鸡怎么会游泳?”

“呃，这个，这个鸡不是一般的鸡，而是一种秧鸡。”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。我知道，对方对于“秧鸡”这个词肯定也是一头雾水。

农历2017年是鸡年，春节前我写了一篇“鸡年说鸡”的应景文章《宁波雉鸡知多少》发表在晚报上，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兴趣。现在“趁热打铁”，再跟大家聊聊“不是鸡的鸡”——秧鸡的故事。

张海华

“雉”或“鸡”未必都是鸡

不管家鸡野鸡，它们都属于鸡形目雉科的动物。在宁波有分布的野生雉鸡类的鸟，应该有以下6种：环颈雉、灰胸竹鸡、鹌鹑、勺鸡、白颈长尾雉与白鹇。

但黑水鸡之类的鸟，它为何不是一种鸡？是的，尽管其名字“后缀”是“鸡”，但真的跟我们通常所说的鸡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因为，黑水鸡是属于鹤形目秧鸡科的鸟类，是一种常见水鸟。它们喜欢沿水生植物边上游泳，主要吃植物嫩叶、幼芽或啄食昆虫之类，有时也会上岸觅食。

目前知道，在宁波野外有分布的秧鸡科鸟类共有8种，分别是：黑水鸡、白骨顶、白胸苦恶鸟、红脚苦恶鸟、普通秧鸡、灰胸秧鸡、小田鸡、董鸡。

黑水鸡具有鲜红色的额甲，故俗名“红骨顶”。它有个表亲，名叫骨顶鸡，其额甲为

“红骨顶”与“白骨顶”

上文说了，因为额甲颜色的不同，黑水鸡与骨顶鸡有了更好记的俗名。骨顶鸡的额甲与喙是浑然一体的象牙白，而黑水鸡的额甲的鲜红色只延伸到喙部的三分之二处，喙的尖端是黄色的。

如果忽略额甲的颜色，远看的话，这两种秧鸡都是黑色的，真的长得蛮像。但用望远镜仔细一看，就会发觉，骨顶鸡的羽毛几乎是全黑的；而黑水鸡的背部偏褐色，身体两侧有白色横斑，游泳时尾向上翘，露出尾后两团明显的白斑。

黑水鸡是宁波的留鸟，一年四季可见，分布很广，无论是城市内湖，还是乡村河流、海滨湿地，都可见到其身影；而骨顶鸡是冬候鸟，通常分布在靠近海边的湿地，而且喜欢结成数百只的大群，看上去像是庞大的舰队，非常壮观。但凡事皆有例外，前段时间，我在慈城新城的中心湖，除了看到很多黑水

白色，故又名“白骨顶”。在宁波，常见的秧鸡除上述两种外，还有白胸苦恶鸟。相对不那么常见的，则是红脚苦恶鸟。真正称得上罕见的则有4种：普通秧鸡、灰胸秧鸡、小田鸡、董鸡等。

秧鸡是典型生活在湿地中的鸟类，性胆小，喜欢在芦苇丛、沼泽地、秧田等环境中像鸡一样行走觅食，这大概是其得名的原因吧。秧鸡一般不大善于快速起飞，起飞前往往需要在水面上助跑一段；而且，有趣的是，好多秧鸡飞行时两腿呈下垂状，就像飞机的起落架没有收起似的。

另外顺便说一句，还有一种鸟，名为水雉，但并不等于它就是“生活在水中的雉鸡”。水雉，俗名“水凤凰”，在宁波是夏候鸟，东钱湖等地有望一见。它的外形确实有点像鸡，但却属于鸻形目水雉科，而非鸡形目。

鸡，居然还见到了五六只骨顶鸡。骨顶鸡也喜欢吃水草，为了吃到水下较深处的植物，有时竟会腾身一跃，一个猛子往水下钻，那头下脚上的样子颇为滑稽。

这两种鸟有时会游在一起觅食，这时就很容易发现，骨顶鸡的体型要比黑水鸡大上一圈。平时，这对表亲尚能和平共处，但一旦到了春天的发情季，彼此就不惜“兄弟阋墙”了。有一年4月，在慈溪海边的一个小池塘内，我曾看见，为了争夺有限的领地，一只骨顶鸡疯狂地追逐一只黑水鸡，水花四溅，可怜那体小力弱的后者只好落荒而逃。

通常，大家都会觉得雉鸟都是长得蛮好看的。可至少在我看来，黑水鸡的宝宝真的是个例外。小家伙的身体像个黑色的刺儿球，这也算了，关键是它的头部竟像是“癞痢头”一般，看上去老气横秋。

又苦又恶的鸟?

说实话，十多年前，刚开始拍鸟的我第一次看到“白胸苦恶鸟”这个古怪的名字，也不禁皱起了眉头，心想：谁取的这难听的鸟名？莫非这种鸟真的又苦又恶？

后来才知道，“苦恶”不是形容词，而是象声词！白胸苦恶鸟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，它是一种具有白色胸脯的叫起来像“苦恶，苦恶”的鸟儿。实际上，在台湾，它就直接被称作白腹秧鸡。确实，比起国内有分布的其他大多数以黑、褐或绯红等羽色为主的秧鸡来说，白色之于白胸苦恶鸟，算得上是这种秧鸡的显著特征之一了：除了披着一件暗灰的外套，它的脸、脖、胸、腹均为白色，对比鲜明。

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叫声。每年春夏之际的晨昏，在河畔、湖边、水田等各类湿地环境附近，我们都可能听到它那不知疲倦地鸣叫：“苦恶！苦恶！”有时甚至通宵达旦，扰人清梦。

乡间传说，这种鸟是受到小姑的虐待而死的新媳妇变的，故老是喊“苦哇，苦哇”或“姑恶，姑恶”。当然，这都是附会闲扯，实际上，它这么叫，是为了求偶。

“关关雉鸟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

好逑……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。”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《诗经》第一首《关雎》。“关关”，雉鸟之鸣声也。不妨试试，如果快速连读，则“关关”和“苦恶”几乎是一样的！好多因素都表明，文学史上众说纷纭、堪称千古之谜的“雉鸟”的真实身份，很可能就是白胸苦恶鸟呢！

还有一种秧鸡也以“苦恶”为名，那就是红脚苦恶鸟。大多数秧鸡科鸟类的脚都是偏黄、绿色的，而红脚苦恶鸟却是暗红色，这成了它一个具有标志性的特征。不过，这种鸟也被称为“苦恶鸟”却显然名不副实，因为其叫声并不是“苦恶，苦恶”，而是一串拖长的颤音。而且，性格羞怯的它很少鸣叫。

虽说栖息环境、生活习性等与其他秧鸡没多大不同，红脚苦恶鸟在宁波却相当罕见，拍鸟十年多了，在宁波境内，我只在海曙章水镇附近的溪流等个别地方见过几次。不过，有一年春天在杭州西湖附近的一个池塘旁，我碰巧见到一对红脚苦恶鸟，其中一只正歪着头，用喙给对方梳理羽毛。那恩爱的样子，跟猴子、猩猩等灵长类动物给伴侣清理毛发完全一样。



叶有所思

暖冬

□叶蓉

这个冬天，至今没有怎么像样地寒冷过。大家都说，真的是一个暖冬啊，去年12月的空气里还是深秋的味道，就连公园的垂柳也竟然那么绿，假如太阳好，放眼望去，真有如沐春风之感。虽然每年冬天都手脚冰凉，感冒咳嗽，最怕天寒地冻里打着哆嗦走路，又怕凛冽北风呼啸着灌进我的脖子，可是，当冬天温暖得不像是一个冬天，又怅然若失。

四季，就该有四季的样子。春有春的暖洋、夏有夏的艳阳、秋有秋的高爽、冬有冬的冰凉。四季分明，又不断轮回，才让人觉得生命是在滚滚地向前而去，像一条宽阔的深不见底的大河。又如同战车的履带，一轮一轮，一圈一圈，既是往复又是前进，连绵不绝，永不止步。

苏轼说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生命里，多的是悲伤和欢喜，如果我们这一生，没有经历过颠沛流离，也没有经历过失望沮丧，每一件心愿都顺遂得没有崎岖坎坷，这样的人生，一定是非常快乐的吗？不一定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快乐是什么滋味，没有比较，再幸福的日子也不过是无聊的日常罢了。

亦舒说，一件事情如果太过美好，美好得不像是真的，那么大抵，它就不是真的。生命里，多的是缺了一个角的天上的月亮，太过于圆满，总让人惴惴不安地害怕会失去。每一个小小的缺憾，才叫我们心底里踏实，觉得这才是真实的血肉人生。

就好像冬天，它狠狠地冷过，我才盼望着春天快来，我才深切地感受到季节的变化，体会年轮的滚动。我才会呼呼的北风里、在瑟瑟发抖的身体里，确信一年即将过去。

没有下过大雪的冬天，就像没有烟花爆竹的新年，寡淡，没有味道。



白胸苦恶鸟